

天台智者的「一念三千」說之研究(下)

• 擇自台大哲學論評

張端良

③「一念三千」說之思想線索

〈法華文句〉、〈法華玄義〉之「十界互具」、「百界千如」思想與〈摩訶止觀〉之一念三千思想是前後連貫的一系列思想發展，因此，雖然「一念三千」，尤其「三千」名相，一直要等到〈摩訶止觀〉才正式被提出來，但其思想線索與思惟模型早在〈法華玄義〉中已充分流露出來，在此，特學穩健的北峯宗印的看法以資參證，據宗印說，約「文」，「三千」唯是「止觀」之獨說，約「義」，「一念三千」是「三大部」共通之所說^{②4}，這見解是中肯的，現在舉〈法華玄義〉的一段話，來證實宗印所謂約「義」，「一念三千」是「三大部」共通之所說的看法，據〈法華玄義〉卷第二上云：

觀根塵相對，一念心起，於十界中，必屬一界，若屬一界，即具百界千如，於一念中悉皆備足，此心幻師於一日夜，常造種種衆生，種種五陰，種種國土^{②5}。

上述引文是〈法華玄義〉卷二上，說「三法妙」時，解釋〈華嚴經〉的「遊心境界」的一段精妙絕倫、發人深省之文字，吾人可從中領悟其奧義，並清楚地看出〈法華玄義〉，除了常被提到的「十界互具」、「百界千如」的思想外，也連帶提到「心幻師」及「衆生」、「五陰」、「國土」三世間，在此，隱約可見到未來「一念三千」思想之雛型，這是不容忽視的。

智者在「一念三千」思想之醞釀過程中，曾受到〈華嚴經〉的啓發與影響，關於這一點，以下作一解說，以明其思想線索之一端。

智者在〈摩訶止觀〉卷五上云：

不可思議境者，如華嚴云，心如工畫師，造種種五陰，一切世間中，莫不從心造^{②6}。

上述引文，所謂華嚴云……，乃是取自〈華嚴經〉「第十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」中之如來林菩薩的「唯心偈」，而在〈摩訶止觀〉

中，以此《華嚴經》中之「唯心偈」作為「一念三千」觀心原理的經證，換言之，智者根據《華嚴經》組織《摩訶止觀》中的「一念三千」說，而「一念三千」說，出現在「十乘觀法」中的「第一說不思議境」，所謂「不思議境」是指圓教的證悟內容而說，在此，智者組織精微而雄大的思想建築體系即所謂「一念三千」說，強調「心」與「一切法」的關係是「不縱不橫」的關係，並充分顯示「個別」與「全體」，「一」與「多」之「互具互融」的關係。

總之，智者在「一念三千」思想之醞釀與創造過程中，《華嚴經》曾扮演「啓迪者」的角色，如上述所提華嚴經中的「唯心偈」，即其顯著的一例，除此之外，還有《華嚴經》的「廣狹無碍」法門（見於華嚴經的初發心菩薩功德品）及充滿想像的寂滅道場（見於六十華嚴的世間淨眼品）與「蓮華藏世界」（見於華嚴經的盧舍那品）等，都曾給予他（智者）不可磨滅的印象與影響，在此不加細論，祇點到即止。

(4)「一念三千」呈顯「不思議境」

智者在討論「不思議境」時，提到「一念三千」說，甚麼是「不思議境」呢？要了解它，首先，先談甚麼是「思議境」，所謂「思議境」，即「藏」、「通」、「別」三教所說的實相境界，其根本主張是「心生一切世間諸法」，如小乘之「心生六界」說，即「心生」地獄、「餓鬼」、「畜生」、「阿修羅」、「人間」、「天上」之「六界」，再如大乘的「心生十界」說，「心即生」地獄、「餓鬼」、「畜生」、「阿修羅」、「人間」、「天上」、「聲聞」、「緣覺」、「菩薩」、「佛」之「十界」。

其次，談甚麼是「不思議境」，所謂「不思議境」，即圓教所說的實相境界，其根本主張是「心具一切世間諸法」，如天臺圓教之「十界互具」、「百界千如」、「一念三千」之說，智者的「心具說」是建立在「心法」、「佛法」、「衆生法」三無差別之理論基礎上，誠如

舊《華嚴經》第十夜摩天宮自在品所說的心如工畫師，造種種五陰，一切世間中，莫不從心造，如心、佛亦然，如佛、衆生然，「心」、「佛」、「衆生」是三無差別，所以，在此所用的「心具」這一術語，不是「唯心論」的意義，而是在「色心平等」的包容互動觀點上，談「本具」、「互具」、「互融」的關係，事實上，就內容而言，「心具」與「天臺學」常用的「性具」術語，可說是異名同義，再就修道實踐意義而言，用「心具」這個術語，有其特殊含義，因在「心」、「佛」、「衆生」三無差別之基礎上，原可儘情發揮「心具」、「佛具」、「衆生具」的「平等而差別」之理，不過，在實踐上，因「佛法太高」、「衆生法太廣」，故宜採用「就近取便」的方法，即選擇「心法」（心具）來修「止觀」，以進入「不思議境」，換言之，即透過「一念三千」法門，而開顯「不思議境」。

(5)「一念三千」說不是「唯心論」

「止觀」是天臺智者大師自己心中所行的法門²⁷，而其精要主旨在「一念三千」說。

「一念三千」說，乍看之下，會誤認這是「唯心論」的世界觀，事實上，非也，因「一念三千」「一念」乃是「介爾一念」，亦即「任何一念」，而其意識即時展現「三千世間」內容，也就是融入於「十界」、「十如」、「三世間」之實相範疇之中，易言之，即任何個人，祇要「剎那心」起，就本質上與「三千世間」連結而同時顯現於意識之中，若想進一步了解「一念」與「三千」之關係，則可參閱智者在《摩訶止觀》卷第五上所說一段名言：

亦不言一心在前，一切法在後，亦不言一切法在前，一心在後，……若從一心生一切法者，此則是縱，若心一時含一切法者，此即是橫，縱亦不可，橫亦不可，祇心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心故，非縱非橫，非一非異，玄妙深絕，非識所識²⁸。

從上述引文，清楚得知智者大師不採「唯心論」的解釋，而極力主張「一念」與「三千」不是先後、能所的關係，而是不縱不橫的關係，亦即「祇心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心」的關係，換言之，即一方面「一念」主體之意識展開，另一方面是「三千世間」之同時展開，確切言之，「即一念」與「三千」是在對立中顯現平等，也就是在開顯「一念即三千」之圓融辯證法，更清楚言之，即「一念三千」表現「實相」的兩方面，一方面是「主體的意識過程」，另一方面是「三千世間之存在」，而兩方面同時展開，因此，可以說，「一念」與「三千」必然雙雙出現在主客、能所對立之場面中，而又能充分展現彼此平等相即的關係，簡言之，即「一而二」、「二而一」之和諧圓融關係。

談到此，尚有一點要補充，那就是，「止觀」實踐的要領在「觀心」，但這不是「唯心」的「觀心」，而是「色心平等」的「觀心」，亦即以「色心對立」而體現「平等」的「實相辯證法」，來作為「止觀」的根本前提。

智者曾批判「唯心論」，好比對「地論宗」、「攝論宗」之批判^⑲，誠如《摩訶止觀》卷第五上云：「若從地師，則心具一切法，若從攝師，則緣具一切法，此兩師各據一邊。」^⑳又如《法華玄義》卷第九上云：「或如地論有南北二道，復加攝大乘興，各自謂真，互相排斥，墮於負處。」^㉑皆為其明顯例證，其批判重點是，他認為，「地論宗」的「唯心論」主張「一切法」的根源是「清淨心」或「法性心」，而「攝論宗」的「唯識論」主張「一切法」的根源是「阿黎耶識」^㉒，以上兩種皆屬「思議境」，而「天臺圓教」主張「心具三千」說，即「日常的現實心」與「所有諸法差別相」寸步不離，換言之，即隨時隨地，「日常一念心」起，即刻展現「三千世間相」，這就是所謂「不思議境」。

智者在《摩訶止觀》談「不思議境」時，曾引用《華嚴經》之「唯

心偈」經文，其原文如下：

不可思議者，如華嚴云，心如工畫師，造種種五陰，一切世間中，莫不從心造。……^⑳

因此，有人誤認天臺「一念三千」說是一種「唯心論」，其實，非也，為甚麼呢？我的回答是，智者大師有他自己的哲學，他在此引用《華嚴經》之「唯心偈」經文，一來顯示出「經典啟發靈感」的功能，二來舉出「一念三千」之有力經典證明，這種情況，就像「易經」啟迪後學者一樣，道家、儒家等都可由《易經》得到啟發，也可以隨時引用《易經》，並不會因引用《易經》而改變自己本來的樣子與想法，同理，智者大師也絕不會因引用《華嚴經》而改變自己原來的「性具哲學」觀點，而變成「唯心論」者，總之，祇要適切地去了解體會智者的根本哲學原理，也就不會產生誤解了。

《摩訶止觀》一書是天臺實踐哲學之寶典，其出發點是「觀心」，這是因「佛法太高」、「眾生法太廣」，所以，人們「就近取便」選擇「心法」以「觀心」^㉓，從人自己的「一念心」入手，觀當前的「一念心」，且從當一剎那心，即時擴散到全體，看到全體，掌握到全體，即所謂「心具三千」，是「不思議境」，更妙的是，智者大師心思靈巧，會移動觀點，交換觀點，好比前面談「觀心」、「心具」、「不思議境」，而現在即可移到「觀色」、「色具」、「不思議境」之觀點上，並全面投入之，追究其所以致此的原因，乃在於智者始終站在「色心平等」的基礎上，來看萬事萬物，所以，才能表現得如此靈動自然而進入情況，因此，若誤認智者為「唯心論」者，實在是因未能徹底了解他的哲學觀點之故，若真正徹底了解智者的「一念三千」理論之真義，也就不會誤認「一念三千」為「唯心論調」了。

⑳「一念三千」說之實踐意義與自覺心態

結語

人人都知道，「理想」若離開「現實」，則祇是一種「空想」，因此，「真實的佛法」絕不會脫離現實，反會「正視現實」，並「淨化現實」，使「現實理想化」、「理想現實化」，智者所說的「一念三千」，就充分發揮「正視現實」、「把握現實」、「淨化現實」的精神，所謂「一念」，即指日常所起的「一念心」，所謂「三千」即指「三千種類的世間」，事實上，也就是一切可能起的存在狀況，所謂「一念三千」，即指「日常一念心」具備「一切可能的存在樣相」，需經過深刻內觀、體驗以證悟此「不思議境」，清楚言之，即正視日常一念，捕捉日常一念，並進而淨化日常一念；正視一切可能的存在狀況，捕捉一切可能的存在狀況，並進而淨化一切可能的存在狀況，今以「十界」之現起為例，作一說明，儘管怎麼樣微細的「日常一念」，也會起「相狀作用」，如不經意地，「瞋恚」念頭一起，則現「地獄界」，「貪欲」念頭一起，則現「餓鬼界」，「愚痴」念頭一起，則現「畜生界」等，「無明愛欲」念頭一起，則現「人界」，「禪悅定樂」念頭一起，則現「天上界」，與此相反地，那就是，觀「四諦」即現「聲聞界」，觀「十二因緣」即現「緣覺界」，發「四弘誓願」即現「菩薩界」，而與「真如」相應的，即現「佛界」，由此看來，知「日常一念」即具「十界」而起現法界全體，因此，「念頭起處」就要「修」，要「淨化」，乃修道者當務之急，換言之，即「日常一念」乃「修道者」之「要緊處」、「用功處」，這是虔敬而嚴肅之修道者所應具備的「自覺心」。

總之，「一念三千」說，是具有深刻修道意義之實踐理論，祇可惜，到了宋、元時代，「一念三千」說，祇流於形式理論，且陷入爭論不休的狀態，而不去發揚其內在生命實踐之意義，以致完全喪失智者當年的原始修道精神與生命自覺之深刻意義。

法華圓教是從「日常一念心」中去修，去觀「三千不思議境」，觀到極處，法體的圓融相即景象自然現前，也就即時達到了淨化現實的修道最高目的。

「一念三千」是智者大師自己心中所行的法門，其重要性就像釋尊在菩提樹下所證悟之「十二因緣」一樣，可說是「身教」重於「言教」，所以，智者在《摩訶止觀》提出「一念三千」說，乃是為了教人「觀心」，觀當下「一念心」，落於何種「法界」，且即此「一念法界」，觀其「法性實相」，乃「即空」、「即假」、「即中」。就生命體驗、實踐意義而言，這是抉擇時刻，處於「兩者擇一」的「決斷瞬間」，誠如智者所謂：「行人當自選擇，何道可從。」³³在上昇與下降之間，勇於選擇「向上」、「向佛道」，這種「修行的決斷」與「離染工夫」，可使一切「眾生」與「佛」同證「菩提」、同證「諸法實相」。

透過「一念三千」之修道體驗，可以體悟到「生死即涅槃」、「諸法即實相」之不可思議境界，也可在當前「一念心」中，即展現「三千世間」之形形色色，進一步清楚言之，也就是說，現實的、具體的差別相即所謂「法相」，其與「法性」之間，彼此不隔而圓融相即，正如「水」、「波」的關係一樣，「水」若離開了「波」，那將難為「水」，「水」不能離開「波」，「波」也不能離開「水」，「水」即是「波」，「波」即是「水」，易言之，「水」即是「千波萬波之具體差別相」，而「千波萬波之具體差別相」亦即是「水」必然表現之樣態。

「一念三千」說有一重要意義，即對「現實」無限「了解」、「肯定」與「關懷」，絕不逃避現實，也就是說，不走超越路線，而走「內在即超越」的路線，實現所謂「現實即唯一法界」、「娑婆即唯一寂光淨土」之人間淨土理想。

《摩訶止觀》在修道的方便上，其所採用的「觀心」方法，乃是「介爾有心，即具三千」，以顯示「不思議境」，不祇「觀心」如此，「觀色」也可適用此法，即所謂「一色三千」、「任舉一色，即具三

千」，以顯示「不思議境」，誠如天臺名言，所謂「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」^{③⑥}，及常言所謂「一沙一世界」、「一葉一菩提」，如此這般膾炙人口而耐人尋味，有若品茗時之意境，充滿溫馨與甘美，寧靜與滿足。

〈完〉

【注釋】

- ②④ 參閱北峯教義第一，三千，卍續藏經第一零一冊，第二二九頁。
- ②⑤ 見於法華玄義卷第二上，大正三十三，第六九六頁上。
- ②⑥ 見於摩訶止觀卷第五上，大正四十六，第五二頁下。
- ②⑦ 參閱摩訶止觀卷第一上，大正四十六，第一頁中。
- ②⑧ 見於摩訶止觀卷第五上，大正四十六，第五四頁上。
- ②⑨ 參閱法華玄義卷第五下，大正三十三，第七四二頁中，參閱摩訶止觀卷第十上，大正四十六，第一三四頁上。
- ③⑩ 見於摩訶止觀卷第五上，大正四十六，第五四頁上。
- ③⑪ 見於法華玄義卷第九上，大正三十三，第七九二頁上。
- ③⑫ 參閱維摩經玄疏卷第二，大正三十八，第五二八頁中。
- ③⑬ 見於摩訶止觀卷第五上，大正四十六，第五二頁下。
- ③⑭ 參閱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要，卍續藏經第四十一冊，第四七零頁。
- ③⑮ 見於法華經玄義節要卷上，卍續藏經第四十四冊，第三四七至三四八頁。
- ③⑯ 見於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一之二，大正四十六，第一五一頁下。

（上接第41頁「弘一大師的書法藝術」）

四、悲欣交集 達到爐火純青

大師在臨圓寂之前，就很清楚自己將要寂滅了。於是他很平常地將所有事情處理完畢。最後，提筆寫下了總括大師一生的四個字「悲欣交集」，從這四字中，不難看出一種出世飄逸之靈氣的滲透。它說明了作爲一個真正的人，應該擁有的決不是外相的所謂財富，而是地道的內在人格的升華。弘一大師創作最後一幅「作品」的整個過程，也可以說是一個偉大人格「作品」的真正完成。它告訴我們一個顛扑不破的真理；作爲一個真正的藝術家，應該注重身心學問的修養，他不僅要擁有熟練的藝術表現技巧，同時更重要的是自我人格的完善。因此，這一件作品，由於以上諸種因緣，我還是主觀將它單獨提出來，以說明大師的人格及偉大成就。

縱觀弘一大師一生的書法創作，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，即佛法的修持，不僅能淨化人格，同時對從事藝術創作的人來說，也同樣能將他的藝術精神提升到更高境界。弘一大師的書法藝術，更可說明他的藝術精神是同「道」相吻合的，因爲他及他的書法藝術的整個遷變過程，都符合於「道」的「由生至熟，再由熟至生」，這一自然發展的輪迴規律，並且能達到「升華」之境，這確是一般藝術家所不能勝任的。他常說：「士先器識而後文藝。應使文藝以人傳，不可人以文藝傳。」

他就是這麼一位有着崇高人格的藝術家！小衲借以此文希望諸多藝術同仁，在奮力攀登藝術峯頂的同時，以大師爲榜樣，首先來完成自身的人格修煉，相信這樣做，藝術峯頂一定踩在你的脚下。